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二十四

宋 劉克莊 撰

序

趙虚齋注莊子内篇序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析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南塘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某則真異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為玉牒所主簿趙為卿攝郎右銓趙為侍郎朝夕相親稍窺平生論著於書

易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不苟隨惟詩與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書子可繼之勿為第二流人鄭名樵所謂夾漈先生者余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書俄皆去國矣耆儁凋落舊聞益荒太常博士鄭公彜叟道莆為余言虛齋趙公方為諸經作傳余固辱公以書叩問公荅云云大指多與南塘合然靳惜未肯輕出曰出之將駭一世矣余既老病無復四方之役常恨不得挾册以從公游一日於親友家得公所作逍遥游解盡

點舊注自成一家以數明理以理斷疑如日歷然起一算子而千歲之日可知如國棊然下一冷著而滿盤之子皆活訥而辨簡而盡心竊歎服遂從公求得内篇本旨而傳錄焉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多年在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吏户庭矣又悟世儒箋傳之學直隨聲接響按摸出塹爾如水心南塘如虚齋迺可謂之善學因漆園之書以推他書其高妙精詣切於世用抑又可知也昔南塘自以其易學講於蒴厦公行

矣扈蹕甘泉開卷逦英其盡取諸書獻之乙覽列之學官與天下共之毋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人五七言絶句序

野處洪公編唐人絶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不遺者亦有複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説令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選五七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棄也否則巨人作家不録也惟李杜當别論童子請曰昔杜收

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邊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余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止乎理義古今論詩至是而止夫發乎情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理義者聖筆不能删也小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絶句序

唐絶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為請余曰兹事大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黄陳是一格一難也以大家數掩羣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昔趙公履常欲編

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眊舊讀不能盡記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髙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絶句序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訖宣靖何也曰炎紹而後大家數尤盛於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遊之父

祖並存則不勝記誦之繁精揀則未免遺落之恨去取之際難哉客曰子選本朝絶句亦此意乎曰固也客曰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體晚唐且不可廢奈何詳汴都而畧江左也余矍然起謝曰君言有理乃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各選百首内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滿人意者此編則一一精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少所取狹可恨惟此一條爾至於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如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

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可併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王隱君六學九書序

近世丹家如鄒子益曾景建黄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蟾不及識然知其為閩清葛氏子鄒不登七十黄曾僅六十蟾尤夭死時皆無他異反不及常人余益不信世之有僊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晚使江左始識丹池王君示余所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曩與諸人語鄒專佞佛黄涉獵道家書不能精蟾學與黄類惟景建浩博可

畏扣之不窮三人者不足以涉其藩甚矣丹池之書似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所限止君於析理本洙泗接關洛於周子太極圖之外為新圖焉未知與焦天授袁道潔何如也於談禪離句義合儒釋為大覺牟尼圖焉覺範如壁輩不及也於道家本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麻衣崆峒道士所未發也於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數千年圖其分合挾其微妙有薛季宣蔡季通所未解也論世事皆中窾臼鑿然可行則种放常扶之儔匹也為

文章散語老辣韻語髙勝亦曼卿子美之彷彿也嗟夫景建巳矣痛亡友之不作喜斯人之猶存乃序其書而歸之君交游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貶屈如勸史丞相早退與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泊歲不我與栖栖道途方求所謂大藥肖者余扣君曰儒家所謂三千功行者何也君曰活人為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令以書幣招我者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頼以休息者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悟安期生畫策梅

福上書始未嘗不冀有遇不遇乃逌去耳又扣君曰吾聞仙者曰純陽曰無漏鄒晚置妾曽在道州生子黃罵不能無婦人君亦然何也君曰若所言内丹也可以延年爾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欲留君共究其論春江渺然風愁帆駛極目久之君許它日訪余商確而君游無期余歸有日未知尊酒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恭字元肅會稽人

季父易稿序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時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隂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説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傳與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為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説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

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氏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纂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訪余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靖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羲文其篤守師說雖焦天授袁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家

貧食於學晚舍去併學俸卻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為堂示企慕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楊侯使本道又論薦於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卻俸為刋易藁而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張招州集序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眊廢退巷無行迹一日有奉函書剝啄柴荆者問之則艮州糾曹張掾之使也進函發書累繭無他辭而槖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請

曰惟先生序之余因記曩游桂幕臺閫森立賔佐人人務蠭銳出新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夷澹自守專以寛靜裨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佳時必命客連騎縱覽幽壑倘徉終日旣而詔以君牧招州同志餞之於湘南樓時予知君持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於翰墨而已未深叩而細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歎曰前日之量君者不亦淺哉君之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與某太守云未能子字民但

欲兄事錢嚴瀨云策勲蓑笠上自是一雲臺答二翁云憂凡行不得勸客不如歸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秉危涉勞薪帶濕炊夏夜云蝙蝠迴旋舞蚊蝱跋扈飛類唐子西雜詩云阮孚幾蠟屐晏子一狐裘又云移風初悶悶通道忽陶陶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户外瞻天近綠墜樓前到地香類二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白咄咄逼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妥貼精確雖猝遽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他文亦多可傳誦君之

所蘊如此而余初不能知甚矣余之淺陋可愧君之深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捷徑挾他謬巧立致顯榮君方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彥中最為滯留端平㪅紀奬擢薦退而君不必需以死矣昔與君别掾未勝衣今遂能會萃手澤來求予文回首舊游邈焉二紀撫卷感愴既以君之才不極於用為君恨又以君之子能傳其業為掾喜也君吉之永新人名淵字君之

網山集後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受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僻士功業不著於書而師道之傳在焉隆興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於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

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奥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髙妙者絶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鋭他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絶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某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

魚先生

樂軒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户外之屨幾半艾軒於是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第一日侍網山謁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未必終窮也樂軒七十五迺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横塘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鏹得百千歸買田數畝輒為人奪去

士之窮無過於此也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於希世求合螢牕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馬出則與諸生絃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憀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

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遺槀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第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為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

江西詩派小序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為崑體故優人有撏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詩自成一家雖隻言半字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摩不易之論也其内集詩尤善

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絶似之者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黄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奕角一著惟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為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後山詩

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謂饒德操也

按德操此詩去手污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

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强之入派子

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截之功終身竄改不已有已

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渭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僞楚諱者師川名�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廢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録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黄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游梅山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為龍鱗嬰勿學蜩骨蜺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愧於舅氏亦

駒有愧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爲少蓬聞師川召有懐
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黄熊出羽淵然師川卒
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
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疊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
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盖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
意於文之文也然竦之諸孫故其詩云堂堂文莊公事

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已

二謝

吕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玄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玄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玄暉者亦必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予曩遊都城與晁用道為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敢匄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牒乃知其先

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聳然曰是吾用道也第令字叔用為小異耳方紹聖初天下偉異豪輿絶特之士離讒放逐黽伣羣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蔭茂林棲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逦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頋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然則吾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

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内奥而深於道者矣宋興至咸平景徳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清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事章聖皇帝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叔用以文莊為曽大父以文元公為高祖家藏

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焠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淵雅踈亮未嘗為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内奥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竒懐能留落不遇往往躁火汗筆有怨誹憤悱沈抑之思氣

侯急刻不能閒退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録其二賦焉至議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急亾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録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抑鬱泣涕以死假使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適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懟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也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

用詩見其意度宏濶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蔿過樓前亂離後追書丞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蔿之後可謂賢矣他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惟放翁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滎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滎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室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

惟有華嚴經葢吕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强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𡖖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畧無窘態

集中健語曾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

我自為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楊信祖

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葢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近世惟豫章黄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趨向畢精盡智左規右矩庶幾

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為詩者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觀羣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

聖人之所以言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為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

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不可以追隨矣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内何人表顒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絶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

邠老黄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圜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後村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王敬修

後村集卷二十五

宋 劉克莊 撰

啟

上傅侍郎

負愧半生誦了翁之責沈不圖今日逢老子之度闕公方與造物者將我欲順下風而請竊以士苟有志皆知名節之可尊生不同時每恨先賢之已遠覽范滂之傳至太息以興思聞杜喬之風想生氣之猶在至若嗣正

始諸公之絶唱主過江多士之齊盟盖凜然尚有於典
刑乃前此未承於謦欬良以服膺之切非為炙手而來
恭惟某官一代宗師三朝壽雋精忠諒節可居周堪劉
向之間讜論危言不在陸贄陽城之下頃簪諫筆垂秉
事樞而乃預憂十常侍之秉權歴指七貴人之盜寵一
壑徑歸之至勇六丁力挽而不回政坐名高未許卷而
避世假令耄及猶當杖以造朝况才之壯而意之新年
彌高而德彌卲聖上頒緑綈之召國人竚赤舄之還旣

彷徨恤宗周之憂尚終始抱東山之志舉世之人皆濁惟我獨清天下之父來歸其子安往願趣蒲輪之入徑躋鼎席之求伏念某實類癯儒名為冑子讀書萬卷頗馳騁於古人泣血三年盡變移其舊質憂哀憤恚之所侵蝕疢疾思慮之所耗昏何辜於天亟奪其父素琴絃絕誰憐中散之孤鄰笛聲哀忍誦山陽之賦敢意髙賢之雞絮尚臨委巷之雀羅得非憫泉下之人昔常忝座上之客危衷易感悲涕無從頃瞻紫氣之來愈快景星

之覩維先生長者實晚學之指歸矧大父老人有向來之雅素倘或予互鄉之潔必火慰若教之魂進之於琴瑟書册之前誨之以洒掃應對之序縱未窺於閫奧終不畔於門牆誓墓之餘非敢望山公之啟事摳衣以進所冀聞夫子之文章

賀制置李尚書

帝庭出命天塹宣威九十年王氣鬱葱莫重居留之寄數千里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疏榮冠學士之班消

吉建元戎之纛名聞敵國勛在本朝竊以冦萊公之鎮北門契丹伏其重望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胆寒使方面隠然有人則吾圍坐以無事在昔建業實今陪京清宫以待翠華督軍而假黄鉞緑沈金鎖帳環百萬之精兵帕首腰刀庭列諸屯之大將近者之事異乎所聞剗階級之常儀講苞苴之私覿屈主帥節麾之重接偏裨杯酒之歡避廉頗而引車嘻其甚矣驕灌夫而駡坐誰之過歟是必清德足以伏其貪惏之心威名足以折

其桀驁之氣使元和懇武郊迎裴度之來若南渡張韓羅下魏公之拜庶紀律嚴而名分正號令一而賞罰行此雖書生之大言可裨幕府之末議況江左一隅之生聚恃淮南兩地之蔽遮今也久虚曠土而不耕多築空城而難守逃亡竊發或保光豐之間覘諜不明莫知泗壽之事遣騁屢通於大漠閉關不納於流民凡此數端言之短氣肆天子奮英明而推轂而我公亦慷慨以登壇方恢宗社之遠圖非講門闌之私賀恭惟某官名滿

九牧氣塞兩間文武有威風搢紳無出其右緩急屬大
事社稷所恃以安勳名著於納刀報國之時讜論見於
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棧狹小孫劉之規模富國强兵
鄙夷管晏之功利言言大義凜凜精忠人方獻餌敵之
謀公獨抗出師之表皮幣犬馬珠玉與其撥邦本而浚
民生篳路藍縷山林何如訓國人而討軍實朝廷重於
九鼎君相倚如太山寶帶萬釘已峻直文昌之拜牙旗
十丈有光大元帥之行奉壽母之潘輿攜諸郎於謝墅

覽前古六朝之形勢陋過江諸人之經營何止問治城而訪新亭不必築濡須而守渦口龍蟠鍾阜行將扈蹕以東廵馬飲長江永絶投鞭而南下必試籌邊之策遂成闢國之勛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環召繼來衮歸不遠某早依僚府久出膺門上光範之書初無夢想誦子虛之賦屢薦姓名力啟化鈞使霑禄米土思方切誰復憐莊舄之吟豪氣雖衰未忍作楚囚之泣公方紀旂常之成績僕亦思竹

帛之附名非敢為栖栖乞食之容庶小施颯颯草檄之手建奇謀而克敵縱莫分瀚海之功鐫大字以磨崖請繼作浯溪之頌

謝制置李尚書啟

視師江面方宣閫外之威試吏邉頭驟玷幕中之選未條陳於半策已剡上於辟書恩大難酬人微弗稱敢贄一箋之陋僭干六纛之嚴竊考自昔王公之門每收一時名勝之士應劉在鄴鄒馬游梁况將圖不世之功名

是必合衆人之謀智烏大夫既招石處士復致温生之材裴晉公已用韓退之兼採柏耆之策或聘由巖穴或奮自布韋在上者極揀拔之公在下者無附麗之貶誠以其人之賢否係乎此府之觀瞻倘無補事功何取座上客之滿如不工詞令或為帳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其選矣如某者志雖刻苦才極潤疎十載光陰盡消磨於紙上千年治亂空感慨於胷中老校退卒之所見聞敝車羸馬之所經歷游邊憤激亦嘗妄論於兵機許國

慨慷尚未忘情於世事會元帥大開於幕府而諸賢畢入於禮羅虎嘯風從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之喜乃特煩折簡之呼寘之清流亦既有梟鸞之媿叅以前輩必難逃虎鼠之嘲矧是妄庸暗於機事草陳琳之檄思苦鈍遲吟王粲之詩語多悽惋非有絲毫之實用恐孤卵翼之深恩玆盖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兼文武漢廷惟汲黯他人等予發蒙江左有夷吾諸賢為之收泣出臨方面則軍情帖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褒威行而草木知

名令下而旌旗變色初開玉帳首築金臺惟藻鑑之下素明故屐屐之間皆當終慙冗璞亦忝招徠某敢不刻骨銘知戴星赴辟雖風聲鶴唳莫輸微力於行間然狗吠雞鳴願竭小忠於門下

謝傅侍郎舉著述啟

聸者英於洛社嘗聽緒餘薦墨客於漢廷誤蒙印可常恐終身之抱璞乃蒙具眼之賞音誼重噓枯感深出溺竊以洙泗之盛始分設教之科漢唐以來代有能言之

士然晁董名儒而不免科舉之累若燕許大手而惟工臺閣之辭才之難全古所共歎暨我本朝之盛際森然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之詩鳴於慶歷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流別出江西之宗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體溢為尖新有如命世之宗工方紹斯文之正統豈伊孤陋亦玷品題伏念某家故為儒幼嘗承學善和書卷頗竊上世之舊藏杜曲桑麻粗有先人之薄業自執手周南之後多卧疾漳濱

之時念頃為舉子之詞章屢不合主司之程度既無用於斯世遂専攻乎古文凡匜銘鼎識之聱牙若冡刻山鑱之竒怪大易之繋辭闗睢之亂太史所作離騷所吟疋馬揚州動戍鼓城笳之感蹇驢鍾阜多故宫廢苑之游每發於羇旅行役之間未脫乎山林草野之氣尚恐俗人之竊笑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之功憐其抱刻苦之意期之以討論修飾之事借之以温潤典裁之褒知已則深揆才不稱兹盖伏遇某官名塞宇宙識窮

天淵標致萃乎山嶽之高文詞協乎律呂之正閒諫議之伏閤願拜陽亢宗論公孫如發蒙獨憚汲長孺進有百篇之論疏退無一飯之忘君粵從為綠野之遊了不作黄閣之夢獨有憐才之一念未嘗棄士之寸長某敢不激烈銘知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以求名節誼大閑願以師文而為法

賀安宣撫除少保啟

渙發麻詞晉登棘位于蕃四國方宣禦侮之威茲曰三

孤爰侈褒功之典光生閫鉞喜動坤維恭惟某官雅量崇深雄姿髙邁當公孫之竊帝介於一隅微管仲之尊王吾其左衽一日復西陲之土十年熄南下之塵氣吞朔庭勛在盟府會窮徼猶思於格鬬而諸賢乃狃於宴安備德重臣毀於黄吻年少精兵巨屏屬之白面書生舉列聖中興已畫之疆與昔人百戰必守之地壞如裂瓦危甚纍棋非天子急起公而用之則國家遂失蜀也久矣司徒納刀而戰士盡奮呼令公免冑而來敵皆環

拜雋功成於漏刻危機定於笑談事難於乖崖拊定之時力倍於忠獻經營之日昕庭讀册超陞亞保之崇舊鎮建旄增重元戎之寄入則弼一人於郎廟出則護諸將於方隅以十萬節制之師秉百年裒盡之敵方叔率止孰不觀元老之猷召公主之古所謂二伯之任屬茲虛左行矣處中某方喜杜門未由賀厦擕白木之鑱力課耕鉏登黄金之臺竟孤聘召嘗萬里通蠶叢之使乃二朞無鴈足之音每中夕以激昂悵流年之晼晚義旗

西指縱難効力於行間衮衣東歸猶冀望塵於道側

賀傅諫議休致啓

出紓褒贒抗章謝事脩然遠引屢辭加璧之招浩乎莫留竟遂拂衣之志名光竹帛喜動林泉竊以仕止之間雍容者少永叔悟闕弓之害由此乞身祁公懲一網之危退而請老至若朝廷寶之如龜玉國人仰之猶鳳凰有園林鐘鼓之娱無風波機穽之廹曰貴曰壽莫能或之先何嫌何疑致為臣而去恭惟某官古之遺直王之

蓋臣當馬邑之謀始開首云勿孳使延英之諫見聽豈不太平由平生言論風旨而觀皆當世理亂安危之故白頭一節堅臥十年公雖勇於入山士尚遲其出岫令也深惟可止之義奏疏益頻苦執宜休之言詔書莫奪卓哉此舉近者所無使君相重名節之人為國家倡廉退之俗諸郎鼎貴並行皂蓋之春甲第錦歸重話烏衣之舊品題乎一草一木徜徉乎某水某丘物外之趣轉深天下之望愈重歸然下國獨餘一老之存賢哉大夫

可繼二臣之去某屬方歸隱竊喜遺榮憫濁世之横流聞清風而起立朝無耆舊孰能乞孔戣之留自是散人或可供老聃之役

代通趙西宗啟

交遊之契昉自先君蒙鄙之資欠親前輩屬謀此斗升之末將拜於書册之前仰冒崇深俯陳短淺恭惟某官泓然入理卓爾不羣所稟如玉雪之清其出為鳳麟之瑞晉人有謂過江第一流右山亦云百年能幾見固當

草奏曲臺之上給札玉堂之廬未容太史之書成遽引蓬萊之帆去荏苒歲月周游江淮窮百粤風檣浪舶之區歷故楚江蘺香芷之地錦袍酣飲肯效謫仙之狂白首清修蔚為宗室之老然而前哲遠矣後生渺然方當主天下人物之盟何止為公族本支之計使其大用可追韓呂之風必也斯文亦紹歐曾之統某族單系冷齒幼名微緒業失傳已負析薪之愧旨甘不繼因為負米之行藐然官曹壓以臺閫猶幸道家之耆舊實為後學

之指歸議論足以吹噓典刑足以淑艾莫春鼓瑟雖莫預於諸生冬月練裙倘見哀於先友

赴辟廣西通帥啟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丘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更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鶩馳紛侯王之變化歲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時命不諧遂有冥鴻之志浮沉閭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養生灌園織屨以自食敢云辟召誤入沉淪既餽金以治任復折

簡而諭指念髙堂之滫髓之奉謂陋巷有簞瓢之憂不其餒而可以出矣然而謀之婁子誠寂寂以難堪畏我友朋盖遲遲而未往及中冄命始勇一行昔夢繞於山川今身遊於圖畫道南豐臨川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弔賦鵩之故墟覽棊魚之遺跡涉江而賔帝子登嶽而款祝融窮詭異瑰奇之觀忘羈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所得已多兹盖伏遇某官鈇鉞一臨亐旌四出豈無勝彦聚幕下而謀焉尚有幽人自水涯而起者顧方遠引

亦忝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其淺慮並游兔苑雖慙蜀客之才不省馬曹當矯晋人之弊

謝聶侍郎舉著述啟

南畝明農未嘗涉學西清薦士見謂能言喻闓露奏之新深恐風傳之誤竊以才思乃天之最名文章自古以難工或擅一長罕兼衆妙龍筋鳳髓要非根理義之言蟬噪蛍鳴不足鳴國家之盛是必盡通其體要始能仰副於品題如某者少也精思壯而麤使衆方論於功級

獨竊著於罪言曲突徙薪莫悟主人之聽懷鍼槖艾甘受膚醫之名因屏處於空荒頗自娛於淡泊鈔書脫簡古文奇字追往日之遺忘通邑大都名山巨川憶平生之游歷盡以胸中之鬱結發於筆下之淋漓然多得之呻吟佔畢之際非可施於潤色討論之餘敢圖彌墨過謂雄文辱閣老之見知恨鄙人之不稱玆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獻納班高羽扇揮軍固已吞敵人之氣角巾還第不忘憂天下之心將建大功亦收小技某敢不稍

溫故讀力企前修桂代膏煎深悟虛名之累霜降氷涸
少求實學之歸持此酬知庶乎無媿

改官謝丞相啓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窐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墨
綬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覊單進非科第衆諳時
務獨膠古意以不通世重實才乃抱空言而求售頃爲
闡屬偶在兵間未嘗有臧宫馬武之心不過任陳琳阮
瑀之事方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之鮮嚴拂衣

徑去力求南岳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當誅敢諉吾謀之不用既草遂初之賦甘事退藏未修光範之書先蒙軫記起閒散而參油幕拔里冗而通金閨返屈原憔悴之魂免史談留滯之歎名為銓法實出化鈞茲蓋恭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過江以來未有金石之懿其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物多雖已汰歸竟叨拈出某敢不益鞭退惰少盖拙踈講學讀書懼大邑大官之謗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

恩

謝胡禮侍衛舉著述啓

夔龍之選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歆艷忽承異奬寔允衆言自前世多篇翰之才至本朝重性命之學談經者幾欲廢史窮理者罕能修辭蘇程往日之隙深朱呂末年之論異有如哲匠方融液於胸中何取諛儒亦招徠於門下伏念某暗於見事病在信書每言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及處利禄之際則如怯夫驗世變之推移考

人文之合散風饕雪虐常篤守其所聞巖居川觀頹自
鳴其不遇曾是窮愁幽憂之作達於語言侍從之臣品
狷介為潔修目槁乾為清潤固知先達欲士子之成名
終恐後生議我公之泛愛旁觀莫掩内省亦疑兹盖伏
遇某官研極幾深接承統緒當氣節頹靡之後鳳鳴朝
陽於耆舊凋零之餘玉振江表謂微言之幾熄至小技
而並收某敢不佩服新知切偲舊學雖居顔巷尚自勉
於聖賢儻畔韓門豈不慙於師友

謝鄉郡應詔薦舉啓

嗣王求助有詔下詢國人曰賢以名上達謬當茲舉媿匪其人粤自里選不行月評又廢興廉興孝既不考於州閭有土有民了無關於風敎乃茲賢收初奉德音豈伊闔郡之無人至取孤生而充賦公誠誤矣衆豈謂然伏念某少走江湖晚栖里巷從陳元方鄭康成之後槩有見聞無段干木田子方之風虚蒙禮敬然而城中跡少林下趣深忽驚使者之及門具道鄉侯之推轂吟詩

草檄頗哀王粲之流雖說劒論兵殆見田光之盛壯老之將至持此安施玆蓋伏遇某官好善最優譽髦無斁謂思皇多士幸生明聖之時倘不薦一人殆非詔書之意遂容凡品獲附勝流某敢不佩服斯言堅凝所守三人皆傑獨懷碌碌之慙兩生莫行終抱區區之志所為感發未易揄揚

謝傅諫議應詔薦舉啟

英辟御圖訪予落止近臣奉詔舉爾所知況經耆哲之

品題實繫士流之軒輊聽言前輩樂奬後生六一在廷亟稱回翚蜀公告老尚薦孔蘇豈惟賞好文字之間盖有愛惜人才之意如某者惰游懵學迂濶背時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又無擊劒之長追記平生殆堪一笑篋藏帛書蠟彈之草面染瘴雨蠻烟之容淪落江湖空搔短髮消磨歲月賴有殘書敢圖知已之深重蠹薦賢之末新天子若周西伯首訪舊人老先生立魯東門尤多髙弟猥令充賦恐未當仁兹盖伏遇某官

文獻五朝表儀一世以身負荷立世敎於已頹極力接扶憫風流之將墜緇衣之好皓首如初某敢不勉紹前聞稍繙故讀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絕企功名然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豈無事業苟能用為傳遠亦足聊為酬知

通安撫王侍郎啟

叔子名高不煩裘帶淵明食少聊欲絃歌偷瞻戟級之戚冒贅箋題之敬恭惟某官三朝耆俊萬古人豪行世

雄文皆鯨魚之掣海立朝正色猶猛虎之在山當慶元則不合於慶元至嘉定則弗容於嘉定中年勇退有君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凋負元城了翁之望客傳詩句史載諫書開白傅之草堂追遠公之蓮社生天成物亦惟寓意於彼宗臨水登山真若忘情於斯世肆我寧考粤今嗣皇畀畿郡之麾符錫全閩之鈇鉞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士以大慈平等之法視其民海波不興年穀告熟然而梁棟之矣憂大厦之將顛風濤渺然横孤舟而

未渡上覲天意下酌民言翊炎運於方輿括明公其誰
望某曲巻擁腫潦倒麄踈少慕功名盖嘗中夜起舞晚
更憂患恨不十年讀書退然羨庶校之封侯已矣為農
夫而沒世追記兒童之日蚤蒙國士之知豈曰白頭始
紆墨綬道傍易楮若為稱過客之情廷下裹鹽未免行
賈人之事而又巍巍大府凜凜諸臺常訶責於符移之
中不寬假於繩墨之外自投湯火甚辱門牆倘眷哀陳
稍篤綈袍之念尚殫勤拙不為美錦之傷

回交代葉承議啓

男邦執璧棠已成陰老圃扶鉏瓜猶未熟曾是見大夫之使及於新令尹之門敢飾空疎以修好雅恭惟某官淵乎似道黙然知言鳴鶴在陰有唱必有和祥麟見獲以德不以形粤自名登膴仕以來不知世有速化之事居常曰義與命詎肯以身即人晚詣公車驚委贄青衫之敝晨趨廣殿瞻臨軒黄繖之開惟徐行乃執事之素心而須入亦先朝之良法雖為令吏尚有古風鞭笞盡

弛而令行鈎距不施而情得以已之誠待物之詐操此之簡應彼之繁實有得乎蓋公清静之言且暗合於陽城撫字之説訟簡寂寂泉布源源通邑大都過客必談於佳政深山窮谷逢人亦詫於長官頗聞百姓之愛公惟恐一朝之去我未容青史獨書馴雉之符將有綠綈來趣飛鳧之入某骯髒不媚槁乾無華少以功名自期慨然投筆晚知富貴有命退而讀書貧未棄官格當為邑頃采道傍之謡誦参以見聞竊欣閣下之規模易於

循守惟恃此以無恐遂居之而不疑飛來花縣之書驚破茅簷之夢歲不我與豈敢即於宴安秋以為期幸小寬於趣迫

謝臺官舉陞陟啟

托跡龍門久銜顧遇露章烏府新出品題俯陳感懼之情仰答生成之德竊考祖宗之盛際有如韓范之鉅賢皆著直聲並居言責雖是非褒貶外存風憲之大綱然涵養栽培陰壽國家之元氣故治效為本朝之冠而人

才被數世之餘恭惟明公追配前哲其抨劾也霜威之
凌厲其吹嘘也春意之發生必有勝流乃當盛舉如某
者幼耽章句壯喜功名頗習聞於往行前言亦受教於
君子長者饑寒逐祿非如處士之倫蔭補得官浪有文
人之目丱角聆先君之訓秋毫皆吾相之恩幸脫選坑
來為壯邑畧無教化繼聖門之絃歌但有語言為仇家
之組織謗喧都市命繫庖廚此寃未明雖死不瞑賴憲
長力扶於善類察孤生忝出於故家首辨讒誣復加論

薦天下有道廢人不議特欲懲利口之夫衆人欲殺吾意憐才初弗罪屬文之士味褒詞之假借與親札之丁寧豈惟挈出於機穽之中又且推挽於雲霄之上覯瞻頓改蹤跡稍安兹盖恭遇某官振肅臺綱主張國是回槁木寒灰於既死起游魂白骨而再生易隕微軀難酬洪造某敢不益求實學永熄空言崇雅黜浮深悟斯文之體首公竭節不為執事之羞

謝聶閣舉自代啟

門人顧學豈必如師閤老鳴謙以爲勝巳衆訝題評之誤獨銜器遇之深昔者虞廷夔龍交遜至於晉國韓趙相先漢魏以還公卿初拜太尉讓官於處士司徒避位於逸民雖先王貴貴之分嚴豈容躐等然前輩賢賢之意篤不憚致身卑若本朝最爲近古從秦始除之三日公車許上於一人事既繫於觀聽勢難輕於許可如某者品流至冗名論復卑蚤從薄宦以馳驅頻辱諸公之辟召素無才用安敢望於羣賢因好文詞遂見輕於識者

亦欲以事功而自勉庶幾乎華實之相兼然而新譽未孚狂名久著已絶望於一時之君子乃見知於兩制之近臣先朝設科目以掄才首叨剡上陛下發德音而訪落復入彀中屬者冠直西清出蕃南國纍纍抗循牆之疏惓惓温推轂之言竊意燕昭姑惟始隗孰云夫子乃不如回凡執事所以薦揚非不肖所能負荷茲蓋伏遇某官受知列聖宣力四方物色奇才任韓范功名之責作成俊秀主歐蘇文字之盟僕方仰其彌高公則欲其

逮肖某敢不益堅微尚仰副深期第恐下愚企上智以相遠詎容弟子與先生而並行竭不貲之恩當必以死報

謝葉尚書舉政績啓

鯫生未學居懐傷錦之慚大尹兼収忽玷露章之數無媒獲剡有感盈襟惟民社之至難蓋士夫之通患徵租析律寧逃俗子之譏彈琴讀書必墮迂儒之目而況路居四達世號三陽邑無洪爐横鑄之財府有青冊不鐫

之額指鹽艘於浩渺鑿賦版於空虛縱免官篋莫收民
譽攷諸壁記寥寥數十載之間能以績書僅僅一二人
而已苟無異最曷繼前修如某者猥以拙踈試兹凋敝
每哀民力當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雖
賦政殆如於悶悶而用心頗極於惓惓幸太守之仁明
恕諸生之遲鈍黜幽宜去邪無半九十之憂負殿弗誅
終有寛一分之意遂與彼黄童白叟共游乎祥風慶雲
今者力抗封章上還印綬挂帆滄海聊觀物外之鯤鵬

拔宅碧霄尚顧塵中之雞犬細味襃揚之語大非鄙陋所宜有陽城元結之難兼而季路冉求之未盡公誠過矣僕竊懼焉玆盖伏遇某官一代宗工五朝壽俊聽鄭人之誦方深子産之遺思從洛社之遊忽慕樂天之高致已决拂衣之策尚存推轂之心某敢不永佩洪恩益堅素節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他日有辭見先人於黄壤

謝沈提舉薦政績啓

小國寡民久無治狀先生長者忽有味言被華袞之揄
揚佩綉衣之特達竊以古者重牧羽之責聖門惡聚斂
之人聞紘深取於言游鳴鼓力攻於冉有在漢之盛循
良不絕於史書自唐以來撫字始居於下考鞭人流血
剝下及膚故豈弟之風寖以衰而治辦之名所由起乃
如厖使方存怵惕不忍之心豈無他人寧取悃愊無華
之吏如某者謬持踈拙來試劇繁邑無寸帛粒粟之輸
郡責上供版帳之入雖有卓魯化為孔桑得其財豈必

得其心喻於利必不喻於義平居講貫粗嘗聞前輩之緒言凡百施為未敢失吾儒之大指催租寧為殿而不為最聽訟寧太恕而無太嚴仰賴朝廷清明臺府寬大容素餐之已幸豈虛譽之敢徼況明公初擁於皇華而屬部類多於治最有何異績辱在薦書不能紹父祖之箕裘傳家誤矣動輒與時人而枘鑿用世可乎獨撫摩赤子之微勞頗對越蒼穹而無愧然亦當為之事曷堪溢美之褒茲蓋伏遇某官江表世臣吳興名閥抗孟博

澄清之志凛若生風聞魯山于蔿之歌忻然有喜遂令樸鈍亦忝吹嘘某敢不永佩洪施益堅素節此生何幸附執事于青雲他日有辭見先人于黄壤

後村集卷二十五

後村集卷二十六

宋　劉克莊　撰

啓

謝葉秘監舉陞陟啓

北山起隐方貽小草之譏東壁露章遂忝大蓬之薦驟蒙位置良愧空虚竊以清濁殊流仙凡異路時無郭泰孰堪登元禮之舟世有於陵乃可食伯夷之粟如某者自叨一命粗守四維每諳陋巷菜羮之常絶無華屋玉

食之夢頃公出牧值僕歸耕偶不入城非有鹿門龎公之高趣未嘗由徑庶幾澹臺子羽之遺風辱采公評見嘉擨尚既來為於俗吏已自絶於勝流俟黄河一千年諒無人之知巳隔弱水三萬里始有路以通仙豈謂蓬萊雲氣之中猶記江湖渤澥之上迹踈賔館名在薦書蓋人間千金之寶易求而閣下一字之褒難得吏民驚異士友傳夸兹蓋伏遇某官日烈霜嚴氷清櫱苦倘許陽城之伏閤世必太平設令楊綰之當朝俗可一變凡

經題品尤縈覲瞻某敢不仰止高標勉旃大節旣招徠於此日獲附青雲倘畔去於異時有如白水

謝王侍郎舉所知啟

與人之壹爲前古之美談舉爾所知本聖門之餘論俯循餘分仰媿盛心伏念某生而嗜書愚不鮮事無寸長之著見有必作之流傳粤從脫干戈瘴癘以來已掃空童句文字之習瘦妻僵稺子仆嗟井臼之長勤明主棄故人疎捨山林而焉往未能決裂尚爾依回嘗佩豈弟

君子之言不敢犯聚斂盜臣之戒猶以浮華之故動為
禮法所雠咎在撚鬚罪當掣舌平生舊友至此著嵇康
之書一時諸公鮮不畏劉輿之膩曾謂十連之制閫尚
憐二紀之登門取之於人棄之餘祭之於衆惡之内聲
銷響絶久矣闊疎心肯命通有茲奇特茲蓋伏遇某官
三朝耆哲一代名臣凡當世人才皆寶之如明珠拱璧
矧平時賔客忍棄之如土梗弁髦片語寵嘉終身榮耀
某敢不深藏篋匳永示雲來作公老門生於焉無憾為

佛大弟子何以報恩

上鄭給事啓

飛龍夾日瞻翊戴之元功候蟲鳴秋赦啁啾之小過遂使窮鄉之素士獲為聖世之全人欲剖危衷先横感涕伏念某弓箕舊族鉛槧腐生鄉曲指以為杜門省事之人天下知其無病風妄罵之疾呻吟紙上類衆氏之遺音流落人間多子雲之少作中年以後一字亦無憂患侵凌精華消竭猶以虛名之傳布遂為好事者中傷實

則詠桃乃曰含譏於燕麥偶然題檜遂云寓意於蟄龍語播市朝命懸刀几幾置烏臺之對誰明秦邸之冤左右莫為之先容大夫皆言其可殺側聞鎖闥密啟廟堂謂六義之中豈不主文而譎諫三代之世至以王官而采詩况親逢舜皐賡載之辰恐用秦漢誹謗之律寢禍機於垂發聖譏說而不行向非有長者之言寧免入狂生之目事關國體義激儒流茲蓋伏遇某官學貫天人名垂宇宙甘盤舊學風雲慶會之方新姬公太平旦暮

立談之可致推廣朝廷之忠厚保全士子之孫危某敢不掃去驕榮斂歸平實夕秀朝華之喻深悟昨非霜降水涸之餘庶覯晚節持兹報德𢦙者無慚

謝程內翰舉所知啓

長官上印賦茅屋之歸來大尹露章借玉堂之潤色孤生易感一府皆驚竊以有社稷有人民孰可繼由求之後談文章談政事難乎於歐蔡之前自非達才成德之流曷稱宗工鉅儒之選如某者讀書甚少閱理未多火

慕晉人幾以清談而廢事晚為漢吏稍於世務以經心當彼要衝試其迂闊每欲任收𢿘之責不敢求鋒鋭之名然而素短實才徒持空意動煩剖決深懟使無訟之言尚費關防未至不忍欺之地塵埃滿面筆硯絶交推謝有嘲和陶無句詎意北門之學士來為東道之主人喜魯山爲于之歌發仲尼莞爾之笑闢我田疇誨我子弟斯言或恐有之愛若父母畏若神明何德可以堪此而况以庸庸為平正以憒憒為精明以謏聞淺見為淹

深以累句無辭為瞻蔚姓名達於君相聲價重乎友朋夫何一介之微遂占四科之二登龍門為御快哉極士子之榮謂麟史無褒昧者疑春秋之過漁樵相賀里巷傳誇茲盖恭遇某官力扶皇綱手揭文柄陸贄唐家之內相尤有功再造之初嚴光漢祖之故人不肯作三公而去雖建雙旌而出牧未忘夾袋之儲材信先生之能言疑孺子之可教俾居末至不待先容某揣分難堪受恩罔極上封禪之書奏遊獵之賦愧鄙拙之少文耕寛

閒之野釣寂寞之鄉顧優游而卒業

除溯倅謝丞相啟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頂踵悉蒙恩於吾相絲毫不假力於他人恭惟元台大布公道雖治邊防治水利並收一世之才然為孝子為忠臣各遂匹夫之志輒陳情而力請荷宰物之曲成伏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宦興公建議深疑大舉之非徐庶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因退食祝融之禄尋起從桂管之

招遂離選坑忝有民社遣居孔道寧免游士過客謗傷之談每見老農具有聖君賢相安静之意属者滿癸丘之戍法當掃光範之門顧内無萊妻中歲抱斷絃之痛矧上有陶母暮年須扇枕之人自憐薄命之屯偷發大鈞之問空函朝達除目夕頒非大臣有窮哀悼屈之心則孤士無超資越俗之理山川清淑想韓木之猶存驛路坦夷覺潘輿之可往族戚喜官期之近交遊夸廪入之優始慮楚人之亡亏俄報塞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

介命輕玆盖恭遇某官夾日元臣孼天老手處伊尹周公未嘗處之事力量有餘為趙普韓琦不能為之功聲色弗動賡搜羅於夾袋允軫念於綈袍謂先人忝更化之都司而賤息亦翘材之末至因其懇請罷以便安某再世銜知三生圖報一藝者庸小善者録豈不希夫大造之甄陶終養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

謝臺諫啟

服勞試邑偶逃曠敗之誅需次佐州俯遂便安之請出

命雖煩於廊廟感恩端在於門牆竊以富貴非力之可求命義終身之大戒由結纓參侍膝均有君親之心尊叱馭陽回車各行臣子之志甫丹忱之上達俄洪造之曲成伏念某忝出世家素無科第半生仕宦甘為俗吏之歸當世品題不在名流之目屬者冒社稷人民之寄在舟車冠蓋之衝紛積毀之叢身猶羣矢之集的人方摇撼公獨保全諸豪覺爲府之主盟畧無撓政當路因龍門之薦引相繼露章迨解印而來歸復移書而稱奬

勉之以佛祖出世之事告之以主相急才之秋豈不激昂庶幾遇合實以阿嬰哀病詎堪白髮之倚門德曜淪亡未有青山而埋骨反哺之意既切陳情之詞亦哀朝奏空函夕頒除目向來韓木摩挲驚歲月之深他日潘輿往返無風濤之恐由言路推揚之有素故化鈞陶鑄而不疑施重丘山命輕絲髮茲盖伏遇某官學傳本統識造幾微鐵面霜威扶綱常之大義金聲玉振續性命之微言雖當趨赴事功之時不廢維持名教之意因其

有請許以便私某百口銜恩三生圖報愛髮膚身體固
宜養志於暮年死城郭封疆尚欲移忠於異日

除仙都觀謝丞相啓

雜端論罪已寛饕餮之刑君相原情復賦支離之粟饑
腸雷止感涕雨流伏念某頃縁宰邑之勞忝侍佐州之
次忽遭重劾枚數平生凡流傳達耳目之司皆深切中
肺肝之隱盃鐺敗德忘父師典訓之言筆墨勸淫為名
教罪人之首而又忽彼風慫之戒麗於宫墨之誅苟爾

心之無瑕奚此言之至我初傳白簡慈親動餉鮓之疑還著青袍幼女泣佩魚之去惟列聖至仁而立國況大臣内恕以及人居常念孤危之蹤弗恐加疑似之戮昔裴豹最為賤隸不忘力洗於丹書龜蒙自號散人殊匪名書於黄敕令也漸輕刑寺之籍猥備祠官之員公朝惻然無終身永棄之心天下知其有改過自新之路佩并包之大德懷若撻之深羞兹蓋伏遇某官巍乎立伊周之功魁然有韓富之量謂風憲若雷霆之於物寧無孼

摶之威而廟堂體天地以爲心常主發生之德遂捐鬮
廩俾奉高堂某敢不銜戢陶鎔精勤香火祝南山之萬
壽用此酬恩陳泰階之六符自傷無路

謝臺諫啓

抨彈罪大宜不齒於縉紳拔拭恩深俾棲心於香火驚
魂迓幹感涕沾襟伏念某甫脫字民躐求丞郡惟不安
於愚分遂自速於危機每平心誦握髮之文無一字非
切身之過父生師教下愚至老而不移詩癖酒狂二罪

同時而俱發而又負渙渙涉溱之謗有孳孳為跖之疑殆喪心之使然雖噬臍而何及迺書而郤柑鮓慈親誥敕令之違統腰而覔銀魚痴女恠服章之異厥令夔龍接武麟鳳來游獨憐薄命之書生自錮此身於聖世敢圖當國尚許奉祠憫杜陵之瘦生恐曼倩之饑死一尊二簋本無厚饗之心十束三鍾頓鮮絶粮之戹由門舘嘗品題於一語故廟堂合毀譽而並觀玆盖伏遇某官斂藏肅殺之霜威蕙達發生之陽德毎力扶公議憂國

家元氣之深謂求備一夫恐天下全人之少遂令瑕玷亦忝陶鎔某敢不稽首熏修苦心刻勵濯清泉坐茂樹敢放逸以求安臨深淵履薄氷當戰兢而至死苟無愆惡或可酬恩

除吉倅謝丞相

送窮無路遂至籲天起廢佐州且為擇地先生里巷恩出廟堂竊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當杜韓兩公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蘇尹二子之窮皆

終身而莫雪若夫舊愆未掩新獎已加納之於春育海涵之中收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公此舉前哲所難伏念某少也不羈長而無述侍察父哲凡之側非不漸濡慕善人君子之名亦思矯揉終以操修未至毀譽莫調身久落於江湖謗常讙於朝市賢者不與品量為浮薄之歸文人相輕捃摭及語言之末凡此皆童蒙之過習積而為老大之悔尤屏窮巷者五朞食叢祠者再考獨念吾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某水某丘詎忍忘懷於

斯世望翹材而稽首憑凭記以陳情負郭無田所仰給者代耕之禄小人有母宜見憐於孝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下走之姓名難記敢圖英晤曲軫沉淪噓谷底之寒荄回筆端之春意昔投閒置散已行白簡之言今悔過知非復畀青氊之倩寵以治中之近次處之江右之名州捧除目以兢榮拊孫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勛藏盟府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人材無菅蒯之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倫尚恐逸遺開

使過使愚之路終慙玷缺倍費陶鎔某敢不永戴洪私益堅素守仕潛菴誠齋之里所願服膺誦清渭南山之詩未忘回首

代上西山啟

簣土虧功懼吾山之中止瓣香回嚮冀彼岸之先登輒剖丹忱仰干清裁竊謂賢能之才不次而舉豪傑之士無待猶興若乃本尋常中庸之流鮮不蒙父兄家世之力坡仙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交山谷之譽少章亦以

太虛之故何况我公之念舊過於前輩之用心妄希推轂之言庶中投機之會伏念某少也不力壯也無聞緒業失傳已負析薪之愧旨甘不繼因為奉檄之行交公車者四章書公簿者七考適逢大尹來撫舊邦靚陶公運甓之風每思勤恪慕清獻攜琴之事愈自潔修雖無補於凝香頗盡心於叢棘久欲露曲成之禱恐自干躁進之誅然而萱堂年事之高光陰難玩金閨歲引之廹機括易差非敢與並游英俊而爭先庶幾以故人稱弟

而見録仲尼華衮尚無一字之過褒萊子斑衣將以何辭而歸白伏惟某官先朝遺直當世偉人其處負泰山北斗之名其出為靈芝醴泉之瑞畢公勤小物尤於民事以究心武侯集衆思不以已長而矜物故雖蒙陋亦覬作成某齋祓修詞怔營候命互鄉闕黨固當並進於聖門東里西華或者見哀於先友

代謝西山啟

夕呼五白恐不成盧朝奏一封特為合額寵綏攸逮捧

戴昺勝竊謂天下不能皆絶類離羣之材君子未嘗持求全責備之論頴蒙者可訓諸理木訥者乃近於仁高柴愚而㳺夫子之門杜微瞶而為孔明之吏觀人物抑揚之際見聖賢權度之平於惟今公復彼古道伏念某幸因微宦獲事大賢砭樂雖勤莫發醯雞之覆𢖍衜甚緩猶慚跛鼈之遲況膺門一世之共趨而倹府羣才之所萃或從容於諷議或馳騖於事功自顧抱虛誰為借重追惟先子同持槖於禁中爰及伯凡素執經於席下

豈能令公之喜怒不忍於汝而瑕疵謂其備肘腋之使令久矣見肺肝之底蘊雖塵埃滿面詎堪置氷壺玉衡之傍然清白傳家决不犯惡木盜泉之戒因垂成之機會假溢美之寵褒𢃄盖伏遇某官忠貫神明志安社稷立身如嚴霜烈日之凛接物則光風霽月之和諸弟子皆及門共仰範模之妙一衆生未成佛必施津筏之功遂使寒蹤亦叨歲引某敢不深惟提奬益自奮强大而盡節於君親小則宣勞於民社磊磊落落若行日月縱

莫能展丈夫之雄戰戰兢兢如履淵氷誓不敢畔先賢之訓

除將作監簿兼福建參議謝西山啟

羅之幕下已憖羔鴈之特招寘彼周行詎意熊魚之兼得由薦語踰千鈞之重故除書超數級而升恩大難酬人微弗稱竊以覲其為主古者格言問所從誰士之大節持國就并州之辟專以富公端叔為中山之游蓋依坡老豈泛蓮之云爾有擇木之義焉如某粤自童蒙獲

親師匠每敬仰行已立朝之名節亦預聞著書講學之指歸富貴在天豈必覬覦於分外貧賤玉汝未嘗隕穫於胸中久無干子公之書頗有廣離騷之作屬者冰山凍觧寒谷暖回際統府之初開念監州之遠役特達剡公車之奏殷勤移光範之書致石與温首述烏公之求士以連易播次言禹錫之有親其忠厚足以盡師友之情其誠至足以動君相之聽疊茲二命賁此一寒然而髦士乃朝廷之清流元僚號幕府之高選聽鈞天之樂

疑夢境之恍然參劍外之謀覺晚塗之榮甚而況無簿書之叢委有禄米之優游曩嗟弗給於一瓢茲幸可營於三釜不圖今日遂獲補南陔之詩豈無他人未若作西山之客茲蓋伏遇某官循循而善誘休休而有容始終集大成固已備聖智之事參署至十友猶樂聞忠益之言宜得孝直幼宰之流俾居鄒生枚叟之右孰云上介誤采諸生某取數過多受恩罔極登山置酒固難陪叔子之風流載筆勒銘或可紀晉公之勲業

謝丞相啟

趣裝就道方趨君命之嚴有列於朝兼領軍諮之任恩歸廊廟喜動庭闈伏念某忝出故家嘗從薄宦少日妄希於節士中年遠避於弋人余處幽篁分此生之永棄馬得諼草聊暇日以忘憂雖絶望於華塗猶死守於善道屬者氷山摧而杲日出沙堤築而台星明交壁帛於道塗委弓旌於巖穴有盍歸之二老無難致之兩生病客夢回初聽鈞天之奏纍臣魂斷忽有修門之招未呈身

於政事之堂先策名於表著之地而况福莆壤接叅佐
禄優禹錫母子可以俱行向平婚嫁可以漸畢惟昔脫
烏臺之禍盡出生成矧今辱黄閤之知不由紹介受恩
罔極取數過多茲盖伏遇某官獨秉國鈞載調化瑟樂
克得政善人咸願其有為楊綰當朝天下云胡而不喜
巳並致臺萊之彦猶不遺菅蒯之材某稽首鈞陶委身
坱圠成書無日空嗟太史之滯留懷贄有年終望周公
之吐握

謝兩參政啟

君命有嚴方趣中都之役王官甚寵仍參外閫之謀喜動庭闈恩歸廊廟伏念某粗知理亂亦喜功名必嘗干世以希榮晚乃入山而被謗我辰安在原性命以自傷而月斯征惜歲年之將晚匪曰守匹夫之志庶幾固君子之窮比者杲日出而蒙氣収震雷奮而蟄户啟首以鈞樞之柄屬之鴻碩之儒汎掃朝廷無苞苴之成市訪求巖穴有璧帛之載塗曽是沉淪亦煩記憶盍八士歸

周之數招三閭去郢之魂未詢事而考言已即家而拜爵内賛工虞之職外參郤穀之謀長樂鼓鍾怳然初聽鄖城旗析老矣復聞遂反哺之私情享素餐之厚禄並收髦士固知國論之至公驟得美官尚恐物情之未允玆盖伏遇某官經綸業鉅輔賛功深進一賢人皆云裴相之薦引行一善政必曰萊公之建明巳並育於菁莪猶不遺於葑菲某委身陶冶稽首欽翹三釜及親所願仲孝子之志一飯報德安敢忘大臣之知

謝洪中書舉自代啟

訪梅東閣嘗陪庾幙之游起草西垣忽有虞廷之遜惟公此舉非僕所堪竊以斯文之衰至於今日而極規規制草類慚作者之風寂寂薇花未識舍人之樣方天子屬絲綸於閣下而國人觀衮斧於筆端豈無宜為誥之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少狂自喜晚悔莫追謗訾之言盈廷權貴之嗔如屋雪霜貿貿於麥茂以何傷風雨凄凄獨雞鳴而不已偶際清明之始稍收留落之餘

須隨出塞之旌旗獲侍平山之樽俎慕顏淵之附驥寧不思齊歎老子之猶龍居然難企而况有累年之離索無一字之干摩王陽在位貢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裨諶為命子産潤色詎容拙者之措詞謂當摛艷以薰香欲使運斤而代斲任章初上傳說皆驚太白眼高固已掃空於海内浩然肩聳若為攜入於禁中徒感盛心恐孤精鑒茲盖伏遇某官金聲而玉振地負而海涵扶綱常於寶慶之奏篇判忠佞於端平之諫紙修名婞節

惟斗南之一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進力吹送於明時而某學既荒蕪材尤衰落惟勉平生之大節妄希執事之遺風非復少年啟實秀於末振庶幾他日知寒松之後凋

謝余中書舉自代啟

塞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夔龍之遜憐才至矣量已缺然共惟三字之除榮於一佛之出本朝有大詔令聿新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洗斯文

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擬非其倫或得以議伏念某粤從少日辱在下風邊地苦寒共被聽蕪城之析江風甚惡聯鞍登瓜步之洲始欣鵬鷃之偶同俄歎龍豬之相遠我生白木鑱以為農圃之歸郎對紫微花真有仙凡之隔况記室久疎於書札乃公車忽上其姓名豈嘗就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羽東里子産仰辭令之獨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必才名之相埒乃若蹇蹄非汗血之駿宿瘤異捧心之妍

雖欽濟濟之風實抱空空之愧兹蓋伏遇某官文根義理學泝本源謀國事瞭若著龜愛人才過於珠璧謂拔茅而進遵君子之道亨倘伐木不歌恐朋友之義缺因同袍之一念借華衮之片言而其舊聞既荒新意絶少立馬揮制難希作者之遺風附驥顯名徒有平生之壯志

除宗簿謝丞相啟

奉親還里自戕烏哺之私被命造朝俾綴鵷行之末奔

馳就列俯仰懷慚竊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會通絕少范歐興慶歷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吕致元祐之諸賢偶見遺於無已況如晚輩敢望前修伏念某學荒於嬉年運而往書無成而劍又去悼少日之狂圖道不修而文有名犯昔人之深忌頃懲飛語盡掃空言時於斷簡以研尋稍見高賢之㫖趣愛令伯陳情之表流出胸中喜淵明歸去之詞寫諸座右豈圖晚暮忽際休明雖遺巫咸而下招其如太史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

闔謀好事揶揄已有移文於逋客故人規祝顧無圖利於大夫迨茲將幕之遺亟有祠庭之請蓋鶴髮之相安於半叡而鷦巢尚願借於一枝今乃念衡泌之棲遲示朝廷之收拾谷鶯初出恍驚遷木之榮海燕暫來深認卷簾之意非上相遣舊庸於廊廟則孤生必終老於山林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者師為天下宰吏聖化於膠柱不調之後還主柄於太阿倒持之餘進君子退小人每致嚴禾莠之辨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草茅之言遂使

疇人忝陪髦士某受知至此圖報罔然雖資以事君粗識移忠之大義然不遑將母終希錫類之深仁

除玉局觀謝二相啟

背師罪大自速臺評錫類恩深尚叨祠廩進退兩闕於倫紀保全一出於陶鈞伏念某以常調之庸才際初元之景運招來未久位置稍高由光範進身非借助金張之比及延和賜對有交懽平勃之言心迹甚明奏篇猶在然而從老師而偕出戀明主而獨留欲相送於南陽

之阡黎維不果當退老於西河之上馳鶩未休舊府因而起敍公之嘲故交訝其乏允友之誼按陳卿之事百數子夏之罪三衆破胆而怖風霜之威獨披襟以受春秋之責最收華組夕駕短轅署眉山翁之舊銜迺老萊子之初服行吟澤畔略無怨靈修之詞回首渭濱終有懷大臣之意茲蓋伏遇某官忠存王室心契上穹事有大疑汝則謀及庶人卿士人之彥聖容之保我子孫黎民當鳳麟畢呈祥瑞之時如凫鴈豈繫少多之數姑捐

圭撮俾奉㫖甘㝵敢不稽首歸恩銘膺悔過珠復而陪上客無復覩東閣之竒黄冠而還故鄉猶願祝南箕之壽

除雲臺觀謝丞相啓

草茅觸諱凛若科條君相包荒賦之圭撮得非望及感與涕俱伏念𣅜起佔畢之書生陪欽翅之末至誦句百僚之上豈易逢哉為婦兩姑之間有難言者每欲潔身而去輒為造命所留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米黻陸

游之擬集賢堵牆之士莫不聳觀昭陽學舞之人居然
相妬竟擠去國俄起典州舍朝市之喧啾就江湖之空
曠豈謂甫磨新玷又坐宿愆屬火後之紛紜咎日前之
狂瞽爾有猷告后徒懐野老之食芹臣不密失身顧昧
先賢之焚草昔董相洩奏篇而幾死京房漏對語而抵
辠繩以峻文戮猶輕典今乃端居故里守周燮之東崗
賜號散人分陳摶之西華饑寒頓改危懼稍安向非元
宰之陶鎔孰援孤生於虀粉玆蓋伏遇某官以周大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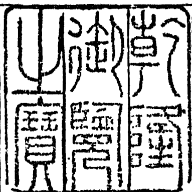
為漢宗臣隻手扶乾坤之傾確乎任重片語觧雷霆之怒了不費詞遂使羣臣尚叨冗秩然某身十年而三黜賜一日而九迴屢賚保全自傷窮薄已分衡茅之下送老一生但於香火之間祝公千歲

謝諸府啟

狂瞽妄言鄰於刀鋸鈞樞密啟禄以斗升非出懇求但知恐懼伏念某芳菲歲晏閒廢日長揚雄有宅一區本退安於窮巷貢禹賣田百畝始能詣於公車羇旅入朝

空疎奉對陋矣建明之霓見温乎往復之玉音使善開陳奚憂齟齬徒以親奉聖主恥為鬼谷子之揣摩不揆賤臣冀有髙寢郎之感寤詎意奏篇之傳出遂為公議之追亡宜顯僇於市朝僅免歸於田里真卿食粥數月素拙治生曼倩奉粟一囊少寬饑死向非廟堂之援已充溝壑之塡兹盖伏遇某官以大公服人心以至仁壽國脉興念寒鄉之素士嘗陪翹館之下賓責以行中慮言中倫迹若離於繩墨察其朝不坐燕不與氣未脫於

草茅遂使孤危尚叨冗散然某自十年而三黜腸一日
而九廻要領雖全面顔奚寄灰心駢邑無伯氏之一言
稽首華山有封人之三祝



後村集卷二十六